

新路

時裝綁刺
林霜原作
劉錫光改編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•時裝梆劇•

新 路

林 霜 原作

劉毅光 改編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三・十二・開

編 號：(汴) 76

新 路 (時裝柳劇)

原 作：林 霜

改 編：劉 毅 光

出 版：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(開封市中山路北段88號)

發 行：新 華 書 店 河 南 分 店

印 刷：河 南 省 營 第 四 印 刷 廠

0,001—7,08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

新路

劉毅光

根據林霜同志的小說改編

時間：一九五二年

地點：河南省某農村

人物：梁秋保——互助組員，五十歲，簡稱梁。

梁大娘——秋保妻，四十五歲，簡稱娘。

梁玉珍——互助組員，團員，十九歲，秋保的姪女，簡稱珍。

王鐵柱——互助組員，團員，玉珍的愛人，二十二歲，簡稱柱。

王二小——互助組計工員，黨員，二十八歲，簡稱王。

王老貴——互助組員，四十歲，簡稱貴。

梁新春——互助組調工員，黨員，三十歲，簡稱春。

劉文玉——互助組長，黨員，三十歲，簡稱劉。

梁老槐——互助組員，五十歲，簡稱槐。

宋克儉——單幹農民，五十歲，簡稱宋。

丁愛芝——王二小妻，二十六歲，簡稱丁。

小拴——玉珍的弟弟，十二歲，簡稱拴。

第一場

（梁秋保用鋤頭在門口扒糞）

梁：（唱）春天裏來好風光，樹木發芽花兒香，遠處的山嶺綠一片，樹枝上鳥兒鬧嚷嚷。土改後參加互助組，終年四季生產忙，爲了買馬好耕地，賣掉老牛糶了糧。馬兒餵的肥又壯，門外邊栽上拴馬椿，人勤馬快加油幹，爲爭取勞動模範真榮光。（白）我梁秋保，今年快五十歲啦，過去給地主當了幾十年佃戶長工，自己連個牲口毛也沒有。土改後，分了房子、分了地，還有一頭大韃子；俺和玉珍姪女又參加了互助組，日子越來越好，前些時又把牛賣了，換了一匹大紅馬，今天頭一天試工，王二小套去拉糞去啦，咋到這時候還不回來？（瞭望）……人多手雜，抓着牲口亂使喚，可不知道人家買馬多不容易呀！（唱）莊稼人看牲口誰不貴重？大紅馬到這時還不歇工；王福堂說的話果然有理，人手多亂使用叫人心疼！把鋤頭放在地遙望山嶺，（看望）眼看着太陽落夜色朦朧！仔細聽聽不到車馬行動，（再望再聽）急的我心生氣糞也扒不成。

（嘆氣。坐在地上吸煙。梁大娘上）

娘：（唱）太陽落山昏沉沉，家裏人掛念外邊人，找玉珍他伯回家去吃飯——

(喊) 玉珍他伯，吃飯吧！

梁：(接唱) 咱的馬不卸套飯難下唇。(白) 你先回去吧，我等等咱的馬！

娘：不要着急，你那火性子老是……

梁：(越來越氣) 看這班人，使牲口不知道愛惜，真不如乾脆……

娘：乾脆什麼？

梁：退組！

娘：說你咳嗽吧，你更發喘，說你火性子吧，你就想學張飛，三句話不說，你就冒冒失

失的要退組！

梁：我也不是小孩，啥事情不知道？我跟你講吧，退組我有退組的辦法！

娘：你有啥辦法呀？

梁：好！我先跟你說說也行！(唱) 王福堂剛才對我談，說牲口不興亂使喚，亂用會把

馬累壞，愛惜牲口是正端。互助組人多手脚亂，他勸我退組單獨幹，忙天和他來辯

銀，閒時拉脚又掙錢。

娘：那可不行啊！

(接唱) 小桿杖兩頭尖又尖，王福堂刻薄又尖酸，一眨巴眼睛一熱點，和他辯銀不沾絃。再說咱互助快兩年，大夥兒從不鬧意見，打生不如走熟路，啥事情辦着都方便。

梁：（接唱）大家互助一年多，感情當然不算錯，不過意見還存在，當面不講背地光囉嗦。你嫌他打了你的馬，他嫌你拉車裝的多，莊稼人全憑好牲口，牲口累壞「確了鍋」。咱跟王福堂去合夥，定規矩不怕他刻薄，牲口一替一天用，沾光吃虧一般多。

娘：（接唱）你這種想法也不錯，我也嫌組內開會多，只怕閨女不同意，玉珍曉得了不快活。

梁：（接唱）玉珍她爹媽早死過，自幼全賴我養活，啥事應該我作主，可不能讓她管着我。

娘：（接唱）瞧你性急又發火，對孩子可不能加折磨，還是回家去吃飯，有事情慢慢再商酌。

（梁大娘拉梁秋保回家，碰見新春、老槐、玉珍、老貴上）
娘：瞧！玉珍回來啦。

梁：（急躁地）新春！你們見車沒有？

槐：不是去拉糞了嗎？

梁：人都回來啦，牲口還不卸套，我看是不要馬的命啦！

春：梁大伯不要着急，總快回來啦！

貴：大嫂！你瞧，秋保哥心疼馬比心疼你還厲害哩！

娘：我就知道你嘴裏沒有好話。

珍：都回去吃飯吧！吃過飯還得上夜校哩！

春、槐、貴：好！回頭見吧！（三人闖下）

（小栓內白：姐，你們在哪呀？克儉叔找你們哩！）

珍：這就去，這就去！（宋克儉上）

宋：您忙吧，我問一句話。秋保哥！你們互助組還要組員不要？

梁：這個……我還弄不清楚。劉文玉是組長，到省裏開會去啦。你問新春吧，他是代理組長。

宋：我去跟新春談談。唉！單幹的困難太多囉！

珍：克儉叔如今也明白過來啦！

宋：唉！早就後悔啦……唉！回頭談吧。（下）

珍：伯！你看連老古板的克儉叔，如今也要參加互助組，可見咱村羣衆的覺悟真提高了。

除了王福堂那樣人……

梁：（不理她）天到這般時候，還不見車回來，真氣死人！

珍：大娘！咱回去吧。（珍、娘下。秋保欲下，忽聽見車響，梁秋保注視遠處，王二

小、鐵柱趕車上）

王：（唱）天晚太陽落西山，

梁：（夾白）噢！車回來啦！

柱：（接唱）捐一車柴火轉回還，

梁：（夾白）咳！不像空車，拉的是啥？黑黝黝地一大堆！

王：（接唱）緊趕緊走來的快，

梁：（夾白）好傢伙，天到這般時候，又拉了一大車柴火！

柱：（接唱）但只見梁大伯站在門前。（白）大伯！你還沒回去吃飯，（見梁神氣不對

頭，忙變話）本來早就要回來啦，因為順路，我勸二小多捐了這半車柴火，要不捐

嘛，明天又得搭上半個工！

梁：（摸馬）哼！你辦的好事，看把馬累的！

王：（唱）梁大叔你老別生氣，這怨我性急想趕工，累了牲口請招待，回頭給你把工

評。

梁：（接唱）牲口爲重工分輕，不是你買的牲口你不心疼，誰不會說句漂亮話，我也不

是個糊塗蟲。

柱：（生氣地）大伯，你這就不對啦！（接唱）初春白天分外短，卸套晚些有何關？計

工員慌的賠不是，你咋還叨叨咕咕沒個完！

梁：（唱）小鐵柱說話理不通，氣的老漢二目紅，這馬要是你鐵柱買，你脾氣會比我還

兇，不說西來不說東，全怨我思想太不通，窮叨咕惹您不高興，我退組單幹中不

中？

王、柱：大叔！你……你想差了呀！

梁：（唱）你不要管我想差想不差，自己的事情自當家，參加互助是自願，自願退組不犯法。

柱：（氣憤）沒見過這麼不識勸的人！好，你要退就退吧，只要將來不怕後悔！

梁：你不要看古書掉淚，替別人擔憂啦！

王：大叔！你老還是再好好想想呀！（唱）大叔千萬要冷靜，凡事三思而後行，氣頭上辦事易出病，莫要把退組事看的太輕！

梁：不用費話，趕快卸車還馬！

柱：卸就卸！（對王）卸你門口吧！

王：好吧！（二人卸車）

梁：（牽過馬）哼！不是誰的牲口誰不心疼，真正不假！（牽馬下）

柱：二小哥！你看出來啦沒有？這分明是岔子！我走啦，吃了飯找新春去！（下）

王：唉！真意外！（丁愛芝上）

丁：（唱）太陽落西已黃昏，等候孩爹來用飯，我急忙到大門外去觀看，孩他爹這樣生氣爲那般？（白）孩他大，剛才你跟誰吵嘴啦？

王：是梁大叔嫌回來的晚，把馬累的狠啦，他生氣要退組單幹哩，我並沒有和他吵。

丁：哼！就因為這事。這你不高興了吧？（唱）人家把馬買回村，你一蹦多高興在心，如今卸套晚一會，不料馬上丟了人。

王：（夾白）他一家退組怕啥？

丁：（接唱）天天積極又積極，起早晚睡不休息，光看你弄不好受人埋怨，沒見你多分過啥東西！

王：（夾白）我為的是長遠打算，不能光看腳跟前一點困難。

丁：（接唱）我不知長遠什麼樣，光見你老是受窩囊，用人工只把牲口換，起早搭晚日夜忙。

王：（接唱）說話要前後都想清，單幹時種地啥光景，要不是參加互助組，去年哪能好收成！組內幹活把工計，標準是大家商議成，用人工去把馬工換，大致總還算公平。

丁：（接唱）既然公平又合理，就應當雙方都滿意，為啥咱把牲口使，還得要看人家眉高眼低？

王：別說啦，咱是黨員，不能動不動跟羣衆鬧意見！

丁：黨員也不能老受窩囊氣！

王：哎！叫你說來，這麼多的問題，咋辦才好呢？

丁：回去吃飯吧，組裏有問題，得大家商量，光你自己，想病了也沒有好辦法。

王：唉！（背身）她也對互助組有意見啦！（二人同下）

第二場

（梁新春上）

春：（唱）俺組長進省開勞模會議，他叫我梁新春暫時代理。王鐵柱剛才來談了幾句，爲牲口組裏邊出了問題：秋保叔剛買馬心疼百倍，見試工卸套晚怒氣不息，一怒間要退組打算單幹，勸說他他不聽一慥到底。爲及時把意見消除淨盡，今晚上召集會齊來商議，我早就把組員通知完畢，到這時爲什麼還沒到齊？

（梁玉珍上）

珍：（唱）我伯父爲疼馬與人爭吵，要退組想單幹真是糟糕，生來的犟扭性不聽勸告——

（王鐵柱對上）

柱：（接唱）見玉珍不由我滿腹牢騷。

（白）玉珍！你家退組啦，你還來幹啥？

珍：鐵柱！你這是啥意思？是青年團員對青年團員的態度嗎？（對春）新春哥！你叫我勸員俺伯，我咋說他也不來。

春：那只好以後再說吧！

珍：新春哥！俺伯不來，我還能參加開會不能？

春：當然能啦！（對柱）你老是這樣火性子，梁大叔退組與玉珍有啥關係？

柱：不過，她應當說服她伯才對。

（梁老槐不吭聲上，站一旁聽）

珍：我剛才已經跟他談過啦，以後我還要更盡力去勸他。他真要不回頭，我是堅持不退組的。

（除非我學開拖拉機離開了家。）

春：對！組織起來搞生產，是咱們的方向。如今連宋克儉都要求入組啦！

槐：誰？宋克儉，別提他啦，成立互助組時，咋着動員總是動不着他的心，以後還說：看你們總「互」不出啥「名堂」！到現在單幹碰見困難啦，又要求入組哩。這種人要入組，至少要叫他好好檢討檢討！

春：瞧！老槐也躁起來啦，咱對後進分子可不能要這種態度呀！（唱）

各人覺悟有先有後，遇事不能亂耍態度，咱把道理慢慢講，？幫助人一定要耐心說服！回頭來叫一聲玉珍鐵柱，你們有啥意見可先提出，等大夥都到齊再來研究，想辦法鞏固咱們互助組！

（大家沉思王二小、王老貴上）

王：（唱）互助組裏鬧意見，

貴：（接唱）召集會議來商談，

王：（接唱）進門來見新春吸煙不斷，

貴：（接唱）爲什麼一個個都不發言？

春：大夥來啦，

貴：新春哪，咱們組裏倒底出了些啥問題？

春：咱們坐下來談吧！（唱）大家請坐靜靜聽，咱組裏發現事一宗，有人嫌牲口活太重，有人嫌換工不公平，梁大叔爲這要退組，也有人背地暗咕嚕，到底應該咋改進，咱大夥開會研究清。

貴：（唱）要大家啥意見一點沒有，除非是各家裏都喂牲口，同時間去上工同時卸套，那才能不抱屈不亂唧噥。

柱：（接唱）你說這話行不通，種地多少不相同，有的組員田地少，喂不起牲口怎麼行？

槐：（接唱）各位暫且請住聲，我代表有牲口戶把話明，牲口豈能怕使用，就怕用着不心疼。咱大夥研究規定個好章程，使牲口才能把牲口疼，把牲口聯着組員心，爭吵才會不發生。

貴：（夾白）只是這個辦法不好想！

珍：我提個意見吧！

（接唱）我大伯曾經對我講，他以前曾把長工當，幾條牲口同槽餵，誰有經驗誰

飼養。這樣餵養好處多，省草省料又便當，這辦法是否咱能用，請大家仔細來商量。

槐：（接唱）牲口若屬一家管，集體餵養不困難，可惜咱牲口各家自己管，咋能夠強迫叫一槽來拴？那牲口吃草料有多有少，一塊餵各家該怎樣分攤？到後來牲口糞該歸誰要？倘若是生了病該誰出錢？

王：（接唱）這個辦法不妥當，咱們再把辦法想，不能爲怕孩子尿，就不叫孩子去上床。

柱：（接唱）各家換工起糾紛，不公平恐怕是主要原因，咱不如把牛馬仔細評定，按強弱來定成不同工分。

貴：（接唱）這辦法還是行不通，幹活有重有的輕，要想換工全合理，除非樣樣用秤稱。

柱：（接唱）這不行來那不行，只怪我一人橫性情，不該氣走梁大伯，我一定想法請他回組中。（白）唉！啥都不怨，都怨我這脾氣不好，惹惱了梁大伯，叫大饅也跟著作難，我明天去向他作檢討，一定把他請回來！

春：勸秋保叔回組是一回事，修改章程又是一回事，大家真要想不出好辦法，先回去睡覺吧。明天鐵柱就去勸勸秋保叔，玉珍也再幫助動員動員。

貴：唉！白熬了幾燈油，走吧，明天還得起早上地哩。

槐、貴、柱、珍：好！俺走啦。（四人同下）

春：二小！你還不走嗎？

王：新春哥，你的文化比我強，你天天看報，報上有沒有好經驗？

春：經驗倒是挺多，我剛才還在想報上的經驗哩，只是還沒想透徹！

王：你想的是啥經驗？哪些問題沒想透徹，你快說說叫我聽聽！

春：（唱）各家田地有多有少，先把牲口價錢折好。把牲口入組內你看怎樣，大家夥按地分攤草料。牲口大家共使用，派專人來餵養負責上套。只要辦法想周到，組裏不會再爭吵。

王：（唱）把牲口評好價入組裏邊，牲口價按地畝各家均攤，但一次要拿錢多少萬，怕有的拿不起還是作難。

春：，我剛才就是這個問題沒想透徹，咱倆再想想吧。

王：（思索狀）我看牲口價先欠他一季，出利息行不行？

春：（猛然想通）好！好辦法！（唱）誰家拿不出牲口價，等到下季就還他，按銀行規定給利息，互助兩利理不差。

王：（接唱）既然牲口要入組，最好農具也全入，省的用時到處找，又免得吃虧戶亂嘟囔。

春：（接唱）這個意見也不差，農具入組歸大家，壞了組裏來修補。缺啥組裏就買啥。

王：唉！好章程是想出來啦，可惜秋保叔退組啦，要不然，該多好！

春：我們還要爭取他回組，萬一爭取不回來，少一戶也沒關係，宋克儉不正在要求入組嗎？

王：對！牲口入了組，宋克儉正能頂「馬信」這一角！（唱）宋克儉年紀雖然大，餵牲口經驗可不差，既然他要求把組入，最好把「馬信」派給他。

春：我看明天叫大家討論討論再說！

王：好！就這麼辦！天不早了，睡吧。（分下）

第三場

（梁秋保上）

梁：（對口）退組找人去辯，免得人多心不齊。（白）玉珍！玉珍她大娘！都出來，我有事跟您說。

（梁大娘、玉珍上）

娘：你回來啦？

梁：回來啦。

珍：伯！剛才區上通知來啦，叫我去黃泛區國營農場學習哩，明天就要去辦手續，轉關係。我走了以後，光你一個人單幹更不行啦！伯，你想通了沒有？